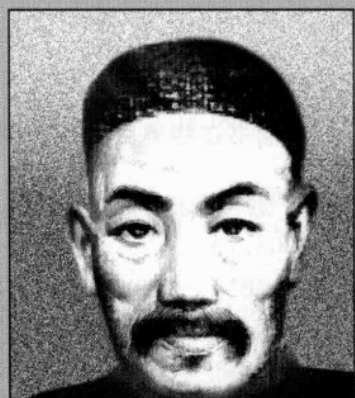


胡林翼评传

刘忆江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胡林翼

评传

刘忆江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林翼评传 / 刘忆江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1097-316-8

I. 胡… II. 刘… III. 胡林翼(1812~1861)—评传
IV. 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283 号

责任编辑: 习 毅

装帧设计: 张宏模 刘 娜

责任印制: 闻 利

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邮 编: 071002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710×1000mm)

字 数: 43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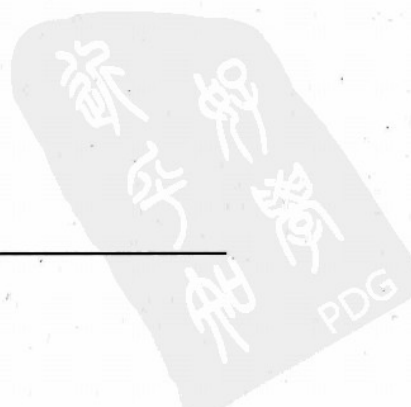
印 张: 26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81097-316-8 / I.223

定 价: 50.00 元



前 言

上个世纪初，提起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在中国，但凡读书识字者可谓无人不知。于今，曾、左、李尚存记忆，而胡林翼这个人已为国人淡忘了。这个胡林翼，与曾国藩一样，曾经是上个世纪两位政治领袖人物仰慕的对象，这两位一位是蒋介石，一位是他的对头毛泽东。蒋介石，《胡文忠公遗集》是他案头必读之书，且亲自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教材；毛泽东，给自己取了个字，叫润芝，胡林翼号润芝，^①毛其时尚默默无闻，用润芝为字，传达的是一种仰慕、崇敬之情。

能让这两位仰慕的人不多，那么胡林翼又是个怎样的人呢？胡林翼，字贻生，号润芝（咏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死时任湖北巡抚。胡在四大名臣中，因积劳成疾而赍志早夭，当时舆论认为，胡设若不死，成就当不在曾国藩之下。曾国藩自己亦称，胡林翼之才胜他十倍；又称其“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评价之高，就曾国藩而言，是绝无仅有的。

胡林翼给人最为突出的印象，就是擅长于治乱。无论早年在贵州，还是后来在湖北，他于军事行政都能卓有建树。尤其是在湖北，湖北处于四战之地，咸丰三年以来，长年处于攻守战乱之中，三次为太平军所席卷，武昌人口被掳一空，伏莽遍地，通省残破不堪。胡林翼于战乱之中，徐图恢复，竟能于短短数年之内，“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曾国藩语），成为东征湘军的稳固后方。若没有这个源源不绝向前线输送兵员、军械与粮饷的大本营，曾国藩等能否克成东征的大业，很可怀疑。此外，胡林翼在吏治、用人、理财、兴学、廉洁自律诸方面，皆有

^① 毛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其老师杨怀中先生曾赠给他一部《胡文忠公文集》，毛读后对胡很钦佩，杨便建议他改字为润之。事见原湖南文史馆馆长陈云章《忆章士钊先生》一文（原载《文史拾遗》1990年创刊号），又见该馆馆员胡渐逵先生（胡林翼后人）发表于该刊第2期的文章。

过人之处，尤其致力于奖拔人才，转移风气，以求治本，于曾国藩可称同志。这样一个人，长期以来几乎湮没无闻，据笔者所知，海内外至今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所以，考察胡林翼为官与治乱之道，为其写一部翔实可靠的评传，复苏国民记忆，乃史家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拟于追述胡林翼人生轨迹的同时，考察当时政治衰败，酿成大乱的根源，并探讨曾国藩、胡林翼等通过一系列努力振颓起衰，扭转局面的方法，及于衰世之中，曾、胡如何坚执古典文化理念，成就自身人格修养，最终成为一代名臣，熠熠生辉于史册的过程。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胡之为人行事，可圈可点，今人读之，当可开启心智，检讨人生，于修身励志裨益大焉。惟曾、胡志业交织，撰述时虽有所侧重，而于行文中不免重叠，望读者见谅。

胡林翼之史料，主要来自其《遗集》，其中奏疏占了主要部分，其书牍则散失甚多，奏牍书信仅可以考究事件过程与胡林翼的军政主张，其为人行事则主要出自同事僚属友人之笔记书信及身后碑铭年谱文字，多泛泛之议论，散乱而不具体。好在有地方志在，从中可以发掘不少正史所不载漏载之史料。譬如胡林翼在贵州的事迹，其担任过长官的诸府府志中记载甚详，又譬如他的湖北新政，漕折陋规严重到何种程度，他推行减漕的力度有多大，更是只有到各县县志中，方能一探究竟。故为撰本书，笔者于北图方志阅览室中，搜检故纸几近半年，收益良多。方志，诚如陈正祥先生所言，乃文史富矿，国之宝藏也。

史家著书，首在真实可信，也要注重可读性。说到可读性，就不能不提到历史叙事的传统与风格。传统史学重人文，近代史学重科学，前者承载文化与价值，后者强调材料与实证，但就阅读而言，前者可读性强，予人愉悦；后者枯燥琐碎，惹人生厌，其症结即在于将历史当科学对待，而历史实非科学，其叙事所要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化与价值，其中必有人与人性在焉。我们来看古希腊史学巨构《历史》的叙事，波斯王薛西斯在入侵希腊前，于阿比多斯检阅其水陆大军，希罗多德这样写道：

(45) 但是当克谢尔克谢斯（即薛西斯）看到他的水师遮没了整个海列斯彭特，而海滨以及阿比多斯的平原全都挤满了人的时候，他起初表示他自己是幸福的，但随后他就哭泣起来了。

(46) 克谢尔克谢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就是在起初毫无顾虑地发表自己意见劝阻克谢尔克谢斯不去希腊远征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看到克谢尔克谢斯哭了起来，便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所作

所为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怎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幸福的，可转眼之间你就哭起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看这里的人们，尽管人数是这样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想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涯是如此短促，因此我心中起了悲哀之情。”^①

人们常会怀疑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事，笔者则倾向于相信，这一场景实际发生过。薛西斯面对军容壮盛的大场面，想到又一场伟大的征服即将开始，他将会拥有与其父祖同样彪炳之勋业，而人生易逝，眼前这一幕转瞬将成为历史，悲从中来，毋宁说是很正常的事情。薛西斯身边扈从众多，目击这一场面与听到二人对话者当不在少数，皇帝由大喜而大悲，是难得一见的场面，故事情不脛而走，流传开来，最后为希罗多德采信，写入《历史》，为历史人物平添了生动、风采与诗意。

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提到此事，亦称“这可能不是真确的历史，而是伟大的诗篇”。^② 伟大的诗篇东方也有。南北朝时桓温北伐，见到当年自己亲手栽下的柳木，皆已长成十围的大树，亦情难自己，泫然泪下。^③ 是所谓触景生情，人在回首往昔时，岁月之无情，人生之短暂，壮志之未酬，皆足以使英雄气短。故历史叙事若可读，则必得有人与人性贯穿其中，人物传记更须如此，但学者推崇多闻阙疑，在文献无征时宁可存疑，也不愿想象。而无想象^④、推论与重构，历史或流为王安石所谓的断烂朝报。笔者以为，好的史传一要可信，再则可读，三须揭示事物之因果，即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也。如此，人物叙事须以史料说话，辅以同时代人的见证，并于叙事中努力探究其心志，重构其风采，揭示其价值理念，还原出人物的本来面貌。如此，庶几上追前贤，下为当世，俯仰皆无愧怍。笔者数部史传，皆致力于此，成功与否，则要由读者去判断了。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6月版，第652~653页。

② 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37页。

③ 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二》：桓温北征，“经金城，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④ 这里所说的想象，乃基于史实的、吉本式的历史主义想象，而非当下泛滥一时的媚俗戏说。

目 录

前言	(1)
一、父子两翰林	(1)
二、复出黔边	(18)
三、懈怠生大乱	(44)
四、转战湘鄂赣	(82)
五、初膺艰巨	(112)
六、武昌攻坚战	(139)
七、湖北新政	(164)
八、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216)
九、夺情复出	(244)
十、天堂奇兵	(272)
十一、英山残照	(298)
十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30)
十三、志业千秋	(356)
附录一：胡林翼年表	(391)
附录二：清代八旗与绿营军职品级序列表	(398)
附录三：清代朝内暨地方文职官员品级表	(399)
后记	(401)

一、父子两翰林

清代的益阳县隶于长沙府，位于省会西北二百里处，资水横贯全境，向东汇入洞庭湖。资水以北为冲积平原，南面则多低山丘陵，境内河湖纵横，水陆交通便利，“由泉交河陆路，右通宁乡，左通长沙静江市；水路由烂泥湖，右通长沙乔口，左通湘阴”。^① 益阳虽富于桑蚕竹木，但民俗淳厚保守，古风盎然。

民尚朴素，敦礼让，勤于农桑，拙于商贾。士通经史，尚气节，有舜遗风。（《万历志》）

今俗，冠婚丧祭丰于礼，不华于物；服食器用舆马之类，崇朴雅；士勤学好文，崇尚名检，民务生理而耻游堕。（《康熙志》）

近时农民，力耕勤恳，山岭植杉竹，滨湖筑堤垸。人满地僻，好聚恶散；无恒产者佣工食力，老死不轻去其乡。尚恬淡，不喜交游，朴者力田，秀者读书，商贾技艺，什佰中一二。妇女勤于纺绩，不习桑蚕；士多自爱，耻为不义。间有习奔竞尚声气者，群相诮让。为文有法，尚清真不趋浮艳，世族修谱牒，建宗祠，设立条规，家范整肃。（《乾隆志》）

俗重读书，多乡塾，群尚经义，积学之士尤博通。子史百家，言古为文有根柢。……童试近三千人，胶庠中人，多知自爱，不轻弃本业，授徒者居大半。笃实之士崇理学，富厚者多务善行。交际敦礼让，遇事矜气节，有不如是者，则群相鄙訾。^②

读者或问，笔者为何开卷就大段摘引志书载记，答曰：欲知传主之所由来，则需了解其所处时代与社会之风俗，论世方可知人，风俗对人的影响虽潜移默化，却是巨大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益阳之乡俗民风，

^① 《益阳县志·舆地》（同治）卷一，第10页。

^② 以上均录自《益阳县志·风俗》（同治），第1~6页。

是关系胡林翼生活、成长的大背景、大环境。而宗族家风，则是影响更大、更为持久的小环境。

胡氏早世隶籍江西泰和县，元代迁徙至湖南宁乡，六代之后，有名胡思敬者，举家迁至益阳，从此落籍生根于十九里泉交河之长冈村胡家湾。这里的十九里，非标示距离的数词，而是乡里之“里”，用作行政区划的名称。^①胡氏所在之十九里，距益阳县城东南约三十余里地的泉交河畔。泉交河为湘江下游的小支流，发源于宁乡寒婆坳，由两泉汇集成河，故名，又称严家河。蜿蜒数十里后，与石塘河、朱梁河等数支小河，汇合成一方圆十余里的巨浸，是为烂泥湖，又向东由乔口汇入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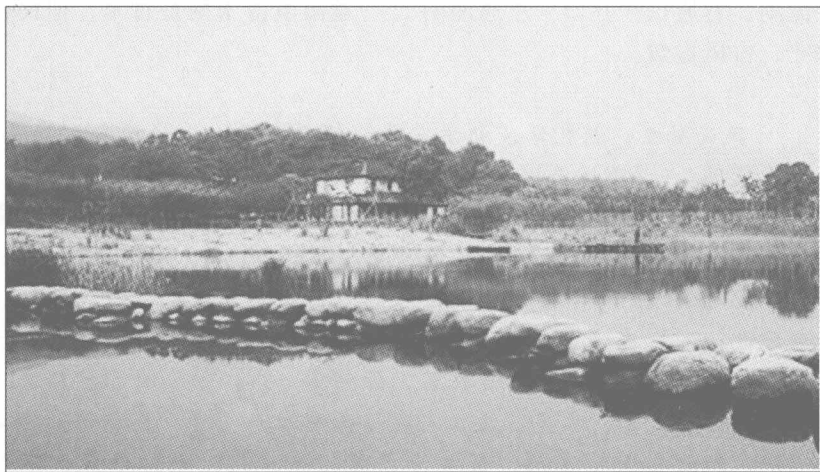


图1 泉交河今日即景

胡家世代业农，到了胡思敬孙子这一辈，才出了个胡文亮，就读于岳麓书院，隶身学籍，人称麓山先生，这时已是明朝成化年间。明末，这一支的后人胡光璧，在抗击张献忠攻城战斗中，战死于长沙。无子，以侄儿胡柳溪为嗣。四传至胡民典，是为胡林翼的高祖。

胡民典，字坚书，“性笃孝，亲没，绝意仕进。手著《孝经义疏》以

^① 《益阳县志·舆地》（同治）卷一：“县城以里分，自一里至二十一里，合在城厢外，通谓之里，凡二十。今征徭勾摄及绅民贯址，皆以是注籍，前代乡、都之名废不复行。”第4~5页。

志哀慕。工书翰，有《书法指南》。^①其子胡士逊，字谦益，号慎庵，“嗜学好善，性和易，未尝以颜色忤人。生平谦退谨慎，传为家法”。^②胡家至此，开始由力农转变成为亦耕亦读的世家。到了胡士逊孙子这一辈，胡家的知书达理，家风端正，已经名闻乡里。

吾宗自高祖之时，胡门乃大。诚斋公苦学毕生，特堂公首开读书先声，积而未发，非才学不如人也，其四世不贪不诈不淫不巧，人尽知之矣。^③

诚斋公，即胡林翼之曾叔祖胡多珩，字南珍，诚斋为其号，“为人勤朴，好学不倦”，^④有《诚斋诗集》传世。特堂公即诚斋公之子胡显璋，字秉圭，特堂为其号。二人均以教授乡里为业，尤其是胡显璋，嘉庆六年被举为拔贡，为人“敦大节，范身名教，修省无间，学宗程朱，著言行约”。^⑤后来长期主讲本县龙洲书院，许多学有成就者，都出自他的门下。林翼的曾祖名胡多吉，字栋材，号襟江，是诚斋公（即胡多珩）的弟弟，志书称他“才识倜傥，制行端正，乡里有争讦者不敢以姓名相告。喜吟咏，和平蕴籍，可以想见其为人”。^⑥

胡多吉有四子，长子显巍，字玉峰；次子显韶，字嗣音，号律臣，为县学生，终生以教授为业。三子显冈，早岁出继叔父为嗣；四子显岐。老二胡显韶即胡林翼之祖父，县志称其“孝敬性成，友爱至笃。平居博览经史，非明道经世之书不读，训子弟，必命展示小学、近思录、性理大学衍义等书”。他还建了紫筠书屋，与从弟胡显璋（即特堂公）“分教里中子弟，以身体力行为主。故及门成材者，多创置学田以贍族之贫不能读者，又以其赢（余）酌给斧资”。他家境虽不富裕，却急公好义，热心公益，“邑中修城垣、书院、学宫等事，必推（其）首领，与邑绅重修县志，倡建育婴堂于县城。岁饥，减用施济，家居无故不杀生。……倡修芒神祠，

① 《湖南通志》（同治）卷一八〇，《续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5册，第565页。

② 《益阳县志·人物·文苑》（同治）卷十六，第44页。

③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6页。

④ 《湖南通志》（同治）卷一八〇，《续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4页。

⑤ 同上，第28页。

⑥ 同上，第44页。

建耕乐堂，立约禁宰，窃风顿息。里有争斗博饮者，片纸谕之即散”。^①显然，因热心公益，胡显韶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胡显韶逝于乡里，卒年八十。同治四年（1865），入祀乡贤祠，后人敬称其为乡贤公。

乡贤公亦有子四人，名达源、达澍、达灏、达溍，也都学而有成。

胡达源，字清甫，一字云阁，为乡贤公长子。嘉庆二十三年，以优贡（即地方上从廪生、增生中选送入京师国子监读书深造者）举顺天乡试，次年恩科会试联捷（秋闱中举后于次年春闱考取进士，称之为联捷），殿试为一甲三名进士。一甲进士仅三人，均赐进士及第，待遇极优，无须入庶常馆深造，而是直接进入翰林院。一甲头名即状元，例授修撰；第二名称榜眼，例授编修；第三名称探花，亦例授编修。而二甲以下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者，均须入馆深造三年，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翰林院。胡达源一鸣惊人，为胡氏一门亟添光彩，但仕途平平，做到四品的少詹事后，便蹉跎不前了。胡达源以文学见长，居官温厚廉正。

达源以文学受主知，充睿庙（嘉庆皇帝的谥号）实录馆纂修，天子嘉其书有法，特赐召对，命为提调官兼领馆事，书成，优叙。历官清要，典试云南，视学贵州，兢兢以培植人才，整饬士习为己任。性情和愿，平易近人而守正不阿。临事善断，按试大定府，有武举吴甲父子勾结匪徒，攻讦考试，廉知其实，奏置于法，郡用肃然。岁壬辰（道光十二年），畿辅饥，朝廷设粥厂于青白口，达源以学士领厂事，仿郑公青州法，全活无算，上嘉纳焉。家居主讲城南书院，善诱循循，力持正学。卒之日，朝野惜其未尽其用，至今学者犹仰之如山斗云。^②

胡达澍，字时甫，一字甘垣。“博学通经，工诗古文词”。在胡家，达澍科名最早，“逾冠，以廪膳生（即享受公家补贴的生员）举嘉庆丁卯（嘉庆十二年）乡试，官华容（县）教谕”。^③晚年主讲本县龙洲书院，后升任辰州府学教授，未及上任而病卒。

胡达灏，字春藻，长沙府学附生（即秀才）。

① 《益阳县志·人物·乡贤》（同治）卷十四，第12页。

② 《益阳县志·人物·宦业》（同治）卷十四，第29~30页。

③ 《益阳县志·人物·文苑》（同治）卷十六，第28页。

胡达潜，号默希（溪），由廪生中副榜（即乡试正榜以外录取之人，可入国子监肄业），“性厚重，学宏博，中式经艺刊入闱墨。凡书院、考棚、文庙、文阁诸公事管领多年，裨益良多”。^①

胡家此时为五世同堂的大家族，由长子显巍（即玉峰公）当家，“子妇内外下逮工作，恒数十百人。饷爨井臼，以伤妇事，无敢或逸。……早作晏寝，日有常程，均劳替休，治酒食以食田功者几三十年”。^②“乡里皆曰：胡氏一门雍穆，耕读相承，其男女勤且贤也。如是，是其将兴乎！”^③

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初六日，胡林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之中。据说，其母怀孕时，曾于梦中见五色鸟群聚于屋后丛林，啄食芝草，且鸣啾徘徊不去。乡贤公认为此为吉兆，便给这个长房长孙起名林翼，字咏芝，一字润芝。^④林翼生时，他上面尚有两个姊姊，分别长他十二岁与七岁。其父已年交三十五，而母亲已经三十七岁，可谓晚来得子，全家人视若拱璧。

胡达源两年前考取优贡，一直在岳麓书院读书，很少在家，故林翼自幼，即由祖父躬亲抚养，“尝右执书而左援公（指胡林翼）”，而乡贤公看书时，林翼亦仿佛若有所思，“视书目不转睛”。^⑤到四岁时，这孩子的表现已超乎同龄儿童，“进退居止有常度，吐词不疾不徐。乡贤公顾而乐之，嘱公母汤太夫人曰：此子俊伟，必昌吾宗，当善视之”。乡贤公常指着堂柱上的楹联与书房中的图书，教他识字，而他“辄能记诵不忘”，^⑥故备受祖父钟爱。这一老一小，格外亲近，乡贤公外出，林翼必牵裾随行，每晚常常不随母亲，而是睡在祖父房中。胡达源与其弟达澍于嘉庆二十年北上赴京师会试，不第，此时入国子监读书。乡贤公在家信中告知儿子，“林翼好。但喜多言，又好跟脚，乡里有请者必随行，夜必同寝。”^⑦

自六岁起，乡贤公开始亲自授读，“授公《论语》，教之识字，学书亦有法度”。^⑧八岁，林翼入塾读书，开蒙老师名胡泽溥，字星堂。当年乡贤公被请至益阳，参与编修县志，携林翼随行，不意却为孙儿结下了一门上

① 《益阳县志·人物·学行》（同治）卷十六，第48页。

②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9页。

③ 同上，第10页。

④ 参见严树森：《胡文忠公年谱》（以下简称严谱），台湾文海出版社版，第1页。

⑤ 同上，第2页。

⑥ 同上，第2页。

⑦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以下简称梅谱）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12页。

⑧ 同上，第13页。

佳的亲事。



图2 两江总督、胡林翼岳父陶澍画像

见公（指胡林翼），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贺太夫人（陶之侧室）所生之女字之，行问名礼。公方八岁，公夫人方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②

嘉庆二十三年，胡达源北闱中举，翌春联捷成进士，以探花入值翰林院。二十五年九月，接家眷入京，季弟达潯（即墨溪公）一路护送。祖孙俩初次分离，林翼年方九岁。清代翰林，为七品京官，声望虽高，但俸禄微薄，春秋二季不过九十两银子，每月不到八两，再扣除房租等用项，所余更少。所以家眷到京后，胡家“清贫特甚。汤太夫人至，犹主中馈，不改恒度”。^③好在自来耕读为生，倒也没有太大的不适应。其时胡达源于翰林院读书养望，没有多少公事，故亲自督课儿子读书，“教公（即林翼）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御史、给事中、道员、臬藩两司。后迁安徽、江苏巡抚，开府两江，于江南“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其为人“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材，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①道光十九年卒，谥文毅，为有清一代名臣。此时的陶澍，由给事中转升川东道，取道益阳入蜀，慕名访乡贤公。林翼当时亦在修志馆，随侍于祖父之侧。接谈之下，陶澍十分喜欢这个孩子，遂决意与胡家结一门娃娃亲，将七女静娟许给胡林翼。

见公（指胡林翼），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

① 参见《清史稿·列传第一百六十六》陶澍本传。

② 《严谱》，台湾文海出版社版，第4页。

③ 《梅谱》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14页。

极严，谓为学端自蒙养始，亟授儒先性理书，蚤夜督责不少宽假”。^① 胡达源治学，亦宗宋代理学，“由宋五子，上推孔孟之旨，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际，始于切近，以致远大。尝谓‘为学自蒙养始’，故其教人必以朱子小学、《近思录》诸书为先”。^② 而林翼“少负才气”，自六岁开蒙，得祖父亲炙，小学门径已通，而理学对一个九岁的孩童未免艰涩，故于此“不甚措意”，更好读杂书。

道光元年（1821），胡达源入馆纂修嘉庆实录，旋任实录馆提调，实录修毕又实授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太学副校长），公务渐繁，已无暇课读，遂改由在京准备乡试的兄弟胡达溍（默希公）教授林翼。次年，默希公乡试落第后返乡。此后五六年间，教授林翼者，先后有醴陵文舒耀（号定斋，举人，后任县学教谕）、益阳贺光黼（字芎南，贡生、名画家）、善化贺熙龄（号蔗农，进士，时为御史）、广东顺德蔡锦泉（号春帆，进士，时为翰林院编修）、江苏武进吴赞（字俊卿，进士、员外郎）等，均为饱学之士。道光六年（1826）八月，乡贤公赴京师就养，老师新旧交替之时，亦指导孙儿读书。胡达源也亲撰了《弟子箴言》，作为课子之庭训。

道光八年（1828），胡达源得放外差，出任当年云南乡试的正主考，旋于八月外放提督贵州学政，学政一任三年，可携带家眷。是年，十七岁的林翼首次参加顺天府试，不第，遂于年末随乡贤公赴贵阳就养。在贵阳时，从粮道郎葆辰游。郎字苏门，浙江安吉人，亦为嘉庆进士，工诗古文辞，尤精书画。近朱者赤，在父祖与良师们的教诲下，林翼眼界大开，“志趣蒸蒸日上”。^③ “读书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④ 道光初年，林翼年仅十一二，但其家信中文字已老成得不像个孩子，可见京师学风对其思想之影响与催化。

考试制度创自明（太）祖，其用意所在，故置不论。惟以一日之短长，定万人之高下，沧海遗珠，势安能免？士之怀才不售者，岂果文章之劣？非命运之外，即主事者知才之匪易。风檐寸晷中，殆不知有多少人才因挫折而抑郁，而愁闷，而颓放，或且至于老死而默默无闻。其狡黠者不甘岑寂，则更别出奇途，以求遂其富贵功名之欲望，

① 《梅谱》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14页。

② 胡林翼：《箴言书院序》，《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版，第1123页。

③ 《严谱》，第6页。

④ 《梅谱》，卷一，第17页。

而天下事遂不堪问。呜呼，此又岂创者之本意哉？（呈七叔默希公）

新年中，父亲偕赴亲友处贺年，获闻名言说论，至深欣说。父亲当命逐日纪录，一以备遗忘，一以习文字。（呈七叔默希公）

父亲近亦告诫侄，读书当旁搜远览，博通天人，庶几知上下古今之变而卓然成家。若仅仅以辞句相夸耀，非所以励实学也。（呈七叔默希公）^①

道光十年（1830），林翼十九岁，已经算是成人，遂随乡贤公回乡完婚。此后两年，从学于父亲就学岳麓时的同窗好友蔡用锡。蔡用锡，字康侯，号云帆，湖南益阳人。嘉庆十八年拔贡，此后科场失意，回乡教授为生。蔡用锡治学，“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故公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②道光十二年秋，林翼应陶澍之召，携静娟夫人送岳母贺夫人赴任所，此后两年，林翼生活于岳父府中。陶澍公务余暇，常喜与这个女婿谈天，使他受益不浅。

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征曲引，判断洞中窍要，于男进益，非浅显焉。^③

金陵六朝金粉之地，自古繁华兢逐。胡林翼初至此地，寻幽访古，足迹几遍于形胜之地，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曾大谈其观感：

夙闻三吴富丽甲于天下，自抵金陵，即便留心玩赏。金陵本六朝建都之地，名胜古迹，所在皆是。尝至明陵，为明祖埋骨之所，气象高皇，诚非寻常陵墓所及，然而荒土一抔，已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同泰古寺香火鼎盛，而梁帝舍身，已成陈迹，斯又令人为之太息无已者

^① 参见道光二三年胡林翼给其七叔胡达潜（即墨溪公）的家书，《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版，第1014~1017页。

^② 《梅谱》，卷一，第18页。

^③ 胡林翼：《呈父达源公》（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版，第1025页。

也。雨花台形势雄伟，莫愁湖景色静幽，游玩之余，心旷神怡，与黔中情形又复不同。盖黔中天然之胜景多，而金陵则历史上之古迹多，故观感亦复各异也。^①

还有则传闻，说是林翼在金陵，颇事声色犬马。

（林翼）初随文毅（即陶澍，文毅为其谥号，用作敬称）赴金陵，颇好冶游，耽于女色，时人呼为“附驴”。有以此密告陶公者。陶公曰：“此子他日必担天下大事，岂有闲暇逸乐，让他玩玩无妨也！”既入翰苑，痛改前非，立志向学，与左宗棠最相契，辄抵掌谈古今事，论列得失，若预知海内将大乱者，相引以为深忧。^②

以胡林翼之家教与陶澍之为人，此说殊不可信，多半是好事者的耳食之言。同年，胡达源任满返京，授任詹事府右庶子，并兼日讲起居注官，旋转任左庶子，继升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自古为辅佐储君而设，清代自康熙起不立太子，詹事府形同虚设，与翰林院同为储才养望之所，官阶虽只五品，但却是官场重要的升转站。做到了詹事府庶子这一等，意味着迈向高层的大门已经敞开了。侍讲学士为从四品，侍从御前，仕途前景更为光明。次年（道光十三年），林翼携妻北上京师。本年，林翼二十二岁，其阅历之丰富，思想之成熟，超乎时流。“公既长，精悍之气，见于眉宇，于书无所不读。尤嗜宋五子，司马通鉴、龙门史记，班范前后汉书”。^③此外，对“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阨塞，兵机政要，探讨尤力”，^④对于八股制艺的看法，则更是迥异时流。从他此时与叔兄弟们的书信中，可见其识见与抱负。

独明祖之八股取士，外托代圣贤立言之美名，阴为消弭枭雄之毒计，务使毕生精力，尽消磨于啾唔咕哔，而未由奋发有为，以为家国尽献谏之献，此其处心积虑，以图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诚不失为馭天

① 胡林翼：《呈父达源公》（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同上，第1024页。

② 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版，第14页。

③ 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兄弟与朱熹，皆为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司马，即司马光及其所纂《资治通鉴》；龙门，司马迁之别称；班，班固；范，范晔；分别为《汉书》与《后汉书》的作者。

④ 《梅谱》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25页。

下之道。而戕贼人才，则莫此为甚……

夫学问之道，当先端趋向，明去取。今之为时艺者，意果何所居哉！简练揣摩，无非借此以为进身之具、干禄之阶，作终南之捷径耳。使世主不由此以取士，则又将遁而之他。彼之心目中，何尝知圣人之微言大义哉！

冗意时艺既为风会所趋，诚不妨一为研究，唯史学为历代圣哲精神之所寄，凡历来政治、军事、财用、民生之情状，无不穷源竟委，详为罗列。诚使人能细细披阅，剖解其优劣，异时经世之谟，即基于此。二弟勿仅虚掷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反置根本之文学于不顾也。^①

至《史记》一书，有敏锐之眼光，具高超之玄想，文笔又极其变幻，不可捉摸，并足以鼓荡人之志气。彼蓄其郁勃之气，借此一泄，宜乎磅礴广大，非余子所可望尘以及者也。宜细玩之，宜细玩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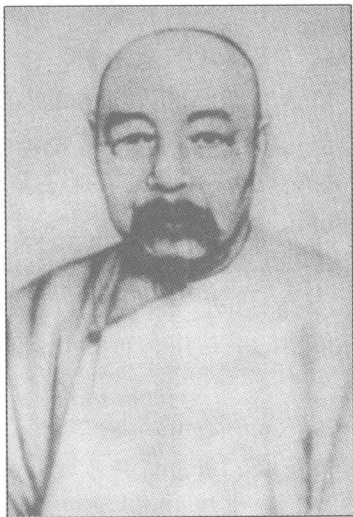


图3 左宗棠像

二月，左宗棠进京赴会试，二人邂逅之际，相得甚欢，顿成莫逆，高谈阔论，睥睨一世。其时，天下承平，海内晏安。“宣宗（即道光，宣宗为其庙号）在位，躬俭率下，喜言安静。大臣承望风旨，庸默保位，朝野恬嬉，靡然以科第禄仕相矜尚，益务粉饰承平，讳盗容奸，莫可究诘”。^③而两人却“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唏嘘太息，引为深忧。见者咸怪詫不已”，好在胡达源为人开通，并不责怪他们，而是“淳淳交勉，益以矫轻警惰为戒”。^④左宗棠在胡林翼死后的祭文中，曾忆及当年情景：

① 胡林翼：《致保弟枫弟》（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八日），《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版，第1028～1029页。保弟，即胡保翼，字子钦，其季父默溪公长子；枫弟，即胡枫翼，字星躔，其仲父甘垣公长子。时二人均少林翼四岁，都在致力于科举。

② 胡林翼：《致保弟》（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同上，第1030页。

③ 《梅谱》卷一，第25页。

④ 同上，第25页。